

面具

英曉思 中四勤

面具是一種戴在面上，遮蓋全部或部分的面套，可以用來防護、遮蔽、表演、娛樂或裝飾。我們每個人，時常都會戴著面具出現在人群中。表面看起來光鮮亮麗，而面具下的我們不為人知，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。戴面具的時間久了，我們也許會麻木，忽略了面具下的自己也許可以摘下面具，真實地活一回。

面具壓抑著我們的各種情緒，別人看到的只是面具上的喜怒哀樂。當我們考試不順，內心哀愁，卻為了面子或那一點傲氣，又或是不想表現出自己對學業成績的在意，還是不想讓身邊的人看見自己的負面情緒，也許是不想令他們擔心而戴上「積極樂觀」的面具，掩蓋著內心掀起的波瀾。

「笑」本是一種心情的表達，如今卻單單成了一種表情，它不再燦爛，不再真實，不再生動，沒有感情色彩在其中。當一個氣球被不斷擠壓，就會積蓄壓力而爆破，釋出空氣。

面具是人們的偽裝，讓我們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出演一場又一場的「戲劇」，在每一場「戲劇」中都一點又一地丟失自我，漸漸被「戲」中角色取代。在學校，作為學生，就要遵守校規，乖巧且勤勞上進；但當我們離開學校，又是否保持著這樣良好的形象呢？作為子女，就要孝敬父母，無論他們說甚麼，做甚麼，我們也不適宜評價太多或是插手他們的事情。即使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不認同、不滿也要藏匿於心。在職場裡，作為下屬，就要戴上殷勤的面具，要服從上司，不分青紅皂白地附和他們說的話，只為討好上司，搏取上司的好感便做出阿諛奉承、指鹿為馬的羞恥行為，以取得自己的利益。其實我們真的要這麼虛偽嗎？難道不可以摘下面具嗎？我們本性如何就如何，沒必要為了所謂「完美」的形象或是利益而變成另一個人，人無完人，何必「外欺於人，內以欺於心」。自身有不足的可以改進，跟父母之間有意見可以提出來一起溝通，在職場做好份內事，不過度討好上司，不做違心的事，難道不可以嗎？

面具是謊言，它掩蓋人心，也成為了一種束縛與枷鎖。我們在人前會戴上面具遮住我們不想被人看見的一面，許是黑暗醜惡，許是自卑痛苦，許是充滿童心的。有些人其實內心自卑至極，於是在人前戴上他以為「自信」的面具，以掩飾自卑的自己，因為自卑至極，想演戲，也演成了與自卑至極相反的自信至極——自負，其實也不過是掩耳盜鈴，忘記了自己真正所需的或許不是一副面具，而是有聲無聲的鼓勵或是昂首站立的勇氣。如果戴上面具，別人就不知道我們所需要的，或許我們自己也會忘記；於是，沒人提醒，沒人幫助，脆弱的繼續脆弱，醜惡的一成不變，甚至變得更加善於偽裝，虛假的自己和真實的自己來回切換，亦真亦幻，自相矛盾……

雖然面具是謊言，但不是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別人不受傷害嗎？是，可是這種「保護」並不是真誠的，是建立於謊言之上，是欺騙的一種。虛偽的逢迎是友誼的毒劑，懇切的批評是友愛的厚禮。就像你跟朋友相處時，總是誇對方，當對方犯錯，你卻不提醒、不批評，因為怕直接指出對方的錯誤會傷害你們直接的感情，讓對方走上歪路，一步錯，步步錯，反而害了他，這時悔不當初也無濟於事。良藥往往苦口，忠言往往逆耳，就算你指出對方犯錯而後令對方感到不滿，至少你提醒了，對方也知道了，雖然走哪條路是對方的選擇，但至少你問心無愧。

面具，在兒童無憂無慮的世界是一種樂趣，在大人的世界裏卻演變成了悲劇。在這個虛偽，人人都戴著面具的社會中，很少有人會毫無心計，真心實意地對待每一個人，如果有，也總會被別人說成是一個「傻子」，但只有成為「傻子」我們才不會受束縛，不需要逢場作戲，能有更多的時間與好的心情享受生活。

每一個人都是恆星，不為誰轉動，也不為誰發光，只是為了自己。那不如敞開心窗，揭下面具，做回真正的自己，正如雨果所說「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種失敗，自己揭下面具卻是種勝利。」人生當恣意，白首亦少年。願我們每個人走出半生，歸來仍是少年。